人與事

「龍迷心竅」袁世凱

戴永夏

在中華民俗史上，龍的地位相當崇高。它偉岸神聖，法力無邊，既有拯民於水火的本領，又有至高無上的聲威，所以先民們對它十分崇拜。一些封建統治者也看中了這點，極力尊龍崇龍，讓龍爲己所用。他們或以龍的化身自居，自詡爲「眞龍天子」；或附會龍的「祥瑞」，編造龍的神話，藉以騙取民心，鞏固統治地位。在這方面，歷代許多帝王都有「出色表演」，而「短命皇帝」袁世凱的表演尤其充分。

袁世凱從小就野心勃勃，有當「眞龍天子」的「雄心壯志」。十三歲時，他曾自撰一聯：「大澤龍方蟄，中原鹿正肥」。他以蟄伏的蛟龍自居，以逐鹿中原、奪取江山自勵。一旦時機成熟，他這條「巨龍」就要大展宏圖，實現當皇帝的美夢。他的「成龍」大志，貫穿了他的一生。

辛亥革命勝利後，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當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他的皇帝夢也更加膨脹。一九一五年，他以「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爲藉口，宣布次年恢復帝制。爲了給當皇帝製造輿論，證明他當皇帝合法，他十分看重「龍瑞」，到處尋找和編造。

一九一五年春，袁氏祖塋守墳人韓誠匆忙趕到京城，向袁世凱報告：曾祖袁保中墳側，夜間不時有紅光出現，形同火炬，照耀四方。此外，祖塋附近還長出一棵紫籐，長逾丈許，蜿蜒曲折，狀似長龍；還發現了一塊刻有「天命攸歸」字樣的石塊。袁世凱聽後，重賞了守墳人，並再三囑咐他要嚴守秘密。他還派長子袁克定回鄉驗證驗看。袁克定從家鄉寫信稱：「是籐滋長甚速，已粗逾兒臂，且色鮮如血，或天命攸歸，此瑞驗耶！」袁世凱看信後十分高興，回信讓兒子多撥經費，招募墳丁，築起圍牆，妥善保護。

一九一五年十月，英國領事許勒德夫婦在湖北宜昌神龕洞中發現了恐龍化石。宜昌關監督劉道仁把這當成「龍瑞」，電奏北京。袁世凱問奏後即派張專員到宜昌察驗。化石原爲群龍無首狀，但張專員入洞視察後，「竟謂首尾俱全，實爲大皇帝之國瑞」。袁聞之大喜，冊封恐龍化石爲「瑞龍大王」，改宜昌縣爲「龍瑞縣」，並令從省庫中撥款萬元修祠堂供奉。當時的《東方雜誌》載文稱：「帝王與龍關係至密，方今國體更始，而石龍亦同時出現，其以祥瑞視之，又無足怪矣。」

儘管「龍瑞」不斷，似乎當皇帝「天經地義」，但袁世凱心裡仍不踏實。因此登基前後，他更加痴迷於堪輿風水。他把大總統府改爲「新華宮」，並請來賈興連、張振龍、郭三威、張曉初等著名風水先生爲他算命、看風水，藉以鞏固自己的「龍興之運」。來自山東的賈興連奉承袁世凱有「九五尊相」，卻又指出新華宮（袁的辦公與居住的地方）門氣散而不聚，正位之後，難免出現一些波折。他建議在門左側修一個廁所，聚收穢氣，並助「龍運」。袁世凱聽從了他的意見，果眞在新華門左側修了一個廁所。這一荒唐之舉，一度成爲民國年間的笑談。

還有一次，已當上皇帝的袁世凱正在宮中午睡，一位侍婢走進來送燕窩湯，不愼失手，將盛燕窩湯的玉杯掉到地上摔碎。這玉杯是朝鮮國王送給袁世凱的，非常珍貴。侍婢自知闖了大禍，嚇得哭了起來。這時，袁世凱的愛妾洪姨給她出了個主意：「等萬歲爺醒來，你就奏言：進入內室時，見床上蟠着一條金龍，心一驚，手一抖，玉杯就掉到地上摔碎了，求萬歲爺恕罪。」婢女立刻照辦了，袁世凱聽後果然轉怒爲喜，對玉杯被摔不但不再追究，還賞給了這位侍婢一些金錢。

袁世凱對自己的「九五尊相」，也不斷尋求「天理」支持。他在請郭三威爲他察看祖墳時，曾問道：「龍興之運，年數如何？」郭掐算了一番回答說：「若稱帝，當應八二之數。」袁世凱再問：「這是八百二十年？還是八十二年？亦或是八年零兩個月？」郭回答說：「帝位久長，事後自知，天機不可泄也！」

袁世凱心想，自己的朝代綿延八百二十年或八年零兩個月都不大可能，而八十二年則比較現實。倘如此，也足可風光一世，恩澤三代了。沒想到他一稱帝就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在全國一片討袁聲中，他只過了八十三天皇帝癮便被趕下了歷史舞台。兩個多月後，又一命嗚呼。就這樣，一位嗜龍成癖的「眞龍天子」，轉瞬間便成了一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下場十分可悲！

女記者的承諾

延　靜

域外漫筆

韓國《韓民族日報》駐京記者年前發來電郵，提出採訪要求。每年年終，差不多都有記者提出同樣的要求。我也接受過韓國幾家報紙的採訪，但事後看到報道不禁失望。報道長短且不說，主要是所談內容有的被歪曲，看後很是不悅。我曾暗下決心不再接受記者採訪，但這位記者稱，今年不同往年，不僅要辭舊迎新，還要迎接中韓建交二十周年，要求採訪十分懇切，我就又動了心。我覆電郵表示，我可接受採訪，但希望一定如實報道，不要曲解，也不要歪曲。這位記者滿口答應下來。

我在出使韓國期間，曾經和韓國記者打了幾年交道，有些體會和經驗。韓國記者爲了工作不辭辛勞，不僅在國內走南闖北，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有他們的身影，不畏艱難，甚至冒着生命危險，令人敬佩。但我也看到，可能是出於職業競爭原因，他們的報道個別地方有時失實，有時內容被歪曲。我在韓國一次會見記者時曾毫不隱諱地提出我的看法，記者職業是神聖的，記者所以受到人們的尊敬，就是因爲他們的報道客觀、眞實、可信，不僅能迅速傳遞信息，而且對社會時弊有警示作用，否則適得其反。韓國記者當時也承認這一點，但由於報紙間競爭激烈，實際上有的人又難以做到。

提出採訪我的《韓民族日報》記者是一位女性，開始我沒想到。因爲發來的電郵上落款是「朴敏熙」，不像女性的名字，而且韓國駐京記者清一色是男性，所以我沒有多想。直到一次通電話落實採訪時間地點時，才知道她是一位女性，我多少有些吃驚。內地中央電視台派往外國常駐的女記者不少，香港鳳凰衛視派出的女記者就更多，但韓國遠不是這樣。這可能與韓國對女性的意識有關，而且女性與男性相比長期遠離家人到異國他鄉工作也確有不便之處。

見面那天，我看到朴敏熙是一位年過三十的女性，爲人幹練，待人謙和，中文講得也不錯，來北京任職已兩年多。我接受採訪一個多小時，除從各方面談到中韓建交二十年來取得的成果外，也談到一些較爲敏感的問題，如中國是否偏袒朝鮮、金正日逝世後朝鮮半島局勢走向等，朴敏熙做了詳細記錄並錄了音。分手時她表示，她會如實報道這次採訪，要我放心。

新年之初，我接到朴敏熙寄來的《韓民族日報》，刊登了我接受採訪的內容，幾乎佔了一個版面，其中包括中韓關係發展取得的成果和未來展望，也包括我對一些敏感問題的看法，較爲客觀眞實。我當即發電郵給她，對她遵守承諾表示感謝。她覆電說，她正在機場，準備前往台灣採訪，回來後再與我聯繫，並對我接受她的採訪再次表示謝意。

她去台灣，可能是爲了採訪那裡地方領導人選舉進入高潮的情況，我心中暗暗祝願她採訪成功，也感謝她對工作的眞誠和盡職。

朱自清剽竊聞一多？

段懷清

如是我見

依稀還記得很久前讀過的一份學術批評期刊（《社會科學論壇》二〇〇五年第一期，總第八十五期）上，連篇累牘地發表了兩位當事人爲對方是否剽竊抄襲了自己的博士論文而聲辯的文章。而在刊發的這些聲辯文稿的前面，還威威赫赫地刊發着某些權威人物的申飭學術紀律的文稿。驚堂木之聲隱約可聞，但當事人依然在一邊爭吵得不亦樂乎。讀了半天，似乎已經明白了個大概，但又感到惶惑：不是已經很清楚了麼？爲什麼還要在那裡爭執聲辯不休呢？

惶惑之餘，猛然記起曾經看過的一本教材，這是由朱自清、葉聖陶、呂叔湘主編的一部《高級中學國文讀本》，一九四八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讀本是舊讀本，是一次無意間在地攤上碰到買回的。中間選有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親！》一詩，註釋解讀文字是朱自清寫的。在就該詩所表現的時代精神的註釋中，朱自清說：這部作品表現了二十世紀的時代精神，也就是一種動的、叛逆的精神。註釋中並沒有寫明上述對於二十世紀的時代精神的概括究竟出自何處。最近查閱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朱自清全集》，卷八，第八十九頁，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在第四章「詩」中，發現朱自清早在三十年代已經涉及到二十世紀的時代精神這一主題。原文如下：

「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

（一）「動的世紀」；（二）「反抗」的精神；（三）「絕望與消極」。

不同於上述高級國文讀本的是，朱自清在「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後面加了一個註釋，寫明「參看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載一九二三年六月《創造周報》第四號」。

《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據王瑤介紹，是朱自清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的講義，而這門課程，始於一九二九年春季。也就是說，朱自清無論是在他的課堂講義中，還是在爲後來高中學生編寫的課外國文讀本中，在介紹到《女神》以及《地球，我的母親！》的時代精神時，他都引用了聞一多當初對於《女神》時代精神的概括評價。所不同者，在《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中，寫明了對於這一時代精神的概括最初不是出自於他，而在高級國文讀本中，朱自清並沒有對此作出相應明確說明。

再查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聞一多全集》，卷二，第一一〇頁，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其中對於開宗明義地提出的「時代精神」是這樣概括描述的：

（一）二十世紀是個動的世紀；（二）二十世紀是個反抗的世紀；……（五）物質文明底結果便是絕望與消極。

清清楚楚，朱自清有關《女神》的時代精神的概括，確實直接引用了聞一多的觀點，而且不止一次引用，也不止一年引用，從聞一多這篇論述《女神》的時代精神的評論文章發表，一直到朱自清臨去世之前編寫的國文讀本中，他都在直接地引用聞一多的觀點，而且引用了二十多年。但是，我們是否能夠因此說，朱自清剽竊了聞一多呢——特別是在他編寫的國文讀本中根本就沒有註明這些觀點的出處來源的情況之下？

其實，對於上述疑問的回答是不辯自明的。朱自清與聞一多不僅是「五四」新文學史上可以齊名的有貢獻者，而且又有長期在一起共事的共同經歷。在聞一多不幸罹難之後，朱自清又擔負起負責整理出版聞一多全集的工作，還有沉痛哀悼聞一多的文稿《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悼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全集》，卷三，第一一九頁，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昭示後人。

回頭再查現代漢語詞典，其中對於「剽竊」的解釋是這樣的：把別人的文章竊爲己有（《現代漢語規範詞典》，李行健主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語文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一月）。這顯然是一個過於寬泛的解釋：倘若剽竊者剽竊的不是文章，而只是觀點呢？倘若我們對於怎樣的剽竊才算剽竊別人的觀點，怎樣又不算剽竊別人的觀點還存有疑慮，對於前者，筆者不敢置喙，但對於後者，筆者可以毫不猶豫地建議：不妨去看一看朱自清之於聞一多吧。

春雪　（攝影）楊芳菲

文化什錦

龍生九子各不同

汪金友

龍年說龍，不能不說龍的九個兒子。民諺中講：「一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這裡有幾個問題，非常耐人尋味。其一，龍生出來的，爲什麼都不是龍？其二，龍的九個兒子，爲什麼都各有神通？其三，我們現在的人望子成龍，是希望孩子成爲什麼樣的「龍」？

關於龍的九個兒子的名稱，史書上多有記載。如明代陸容的《菽園雜記》、李東陽的《懷麓堂集》、楊愼的《升庵集》、李詡的《戒庵老人漫筆》等，對諸位龍子的情況均有說明。但說法不盡一致。以下所列，是主要稱法之一：

老大叫「贔屭」，也稱「龜趺」、「霸下」。形狀像烏龜，好負重。長年累月地馱載着石碑。人們在廟院祠堂裡，處處可以見到這位任勞任怨的大力士。

老二叫「螭吻」，也稱「鴟吻」、「鴟尾」、「好望」等。形狀像四腳蛇剪去了尾巴，因爲它好在險要處東張西望，也喜歡吞火。於是便被塑在殿角和屋頂，用來厭辟火災。

老三叫「蒲牢」。蒲牢形狀像龍但比龍小，好鳴叫。據說蒲牢生活在海邊，平時最怕的是鯨魚。每遇到鯨魚襲擊時，它就大叫不止。於是，人們就將其形象置於鐘上，並將撞鐘的長木雕成鯨魚狀，以其撞鐘，求其聲大而亮。

老四叫「狴犴」，又稱「憲章」。相貌像虎，有威力，又好獄訟之事。人們便將其刻鑄在監獄門上，用以增強監獄的威嚴，讓罪犯們望而生畏。

老五叫「饕餮」。「饕餮」形似狼，好飲食。由於饕餮是特別貪食的惡獸，人們便將貪吃和貪財的人稱爲「饕餮之徒」。並把它的圖案鑄刻在青銅器上，稱作饕餮紋。

老六叫「趴蝮」。「趴蝮」最喜歡水，所以人們就把它飾於石橋欄杆的頂端。譬如在陝西臨潼華清池的旁邊，就有很多「趴蝮」，造型非常優美。

老七叫「睚眥」。「睚眥」相貌似豺，好腥殺，常被雕飾在刀柄和劍鞘上。「睚眥」一詞的本意是怒目而視，所謂「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

老八叫「狻猊」，又稱「金猊」、「靈猊」。「狻猊」本是獅子的別名，所以形狀像獅。平生喜靜不喜動，好坐，又喜歡煙火，因此佛座上和香爐上的腳部裝飾就是它的遺像。

老九叫「椒圖」。形似螺蚌。螺蚌在遇到外物侵犯時，總是將殼口緊合。因而人們將其形象雕在大門的舖首上，或刻畫在門板上，取其安全緊閉之意。

人們歷來的習慣性思維，就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可是法力無邊的「龍公」和「龍母」，爲什麼生出的九個兒子都不是「龍」？如果龍王只有這九個兒子，那麼誰來接他的班？誰給世界呼風喚雨？也許這是瞎操心，因爲那個時候不搞計劃生育，而且龍王的地位至高無上，人家願意生多少就生多少。但這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龍的兒子，不一定仍然是「龍」。

這個故事，也驗證了一句話，「天生我才必有用」。有力氣的，可以負重；有嗓門的，可以唱歌；善觀察的，可以防火；能防範的，可以看門；好訴訟的，可以當律師；愛爭鬥的，可以上戰場。無論是誰，在這個世界上都能找到用武之地。關鍵是你自己不要氣餒和攀比。如果淨想着出人頭地，那不僅會影響別人，也會折磨自己。

我猜想，叱咤風雲的龍，一定非常喜愛和心疼自己的兒子。而它卻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孩子，放到了職場風雨中。所以人們理解龍，尊重龍，即便對它貪婪和懶惰的兒子，也給予了更多的包容。

文史叢譚

合律自然　切題

陳錫波

尊重人家名字也要尊重其原來的讀音，不可隨意更改。若名爲文興者，興字原讀興旺的興，嵌聯如「文傳千里外；興在一杯中」，卻讀成興趣的興，已非其聲，即非其人。

漢語字有通假，用通假字的意義和讀音去代替原名的字義和讀音，已與原名相去甚遠。爲景文先生撰一聯，「景正因身正；文通唯理通。」聯中景字通假爲影字，取影字的音和義，已非景文景字的音和義。影文並非景文。

在尊重所嵌名字本身的次序和形音義的前提下，嵌名聯必須切題，切該名之實，如「文采風流，統五嶽三山於筆下；羽觴月醉，生儷言駢句自胸中」一聯，嵌梁羽生的羽生和他的原名（陳）文統。梁羽生既是武俠小說泰斗，又是聯學高手，曾在報端寫對聯專欄，出版多部對聯專書。上下聯分別概括其一生武俠小說和對聯的成就，完全切合其人之實。

曾國藩的輓聯，嵌妓女春燕的名字：「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一別竟傷春去也；似曾相識，悵樑空泥落，何日重見燕歸來。」既切人，也切事。其中「春去也」、「燕歸來」，既泛指「春天逝去」、「燕子歸來」，也指春燕其人。

切事，可切有關具體之事，如其人生日、結婚、開業、喬遷等等；再者，憑聯寄意，以聯相贈，嵌其名，說明特意爲其創作，是謂切意，如寫給《聯都》陳麗榮站長的春聯：「麗日映長天，千峰競秀；新春臨大地，萬木爭榮。」

不論切人、切事、切意，對題贈對象應該有所了解，了解多一點更好，不然，可能鬧笑話，如對離婚者，聯中竟說其夫妻恩愛；對粗通文字者，聯中竟譽其學富五車，豈不變成揶揄。

如同高明的能工巧匠，根據玉石的質地、紋理、顏色、形狀、大小而決定雕成何物，配以什麼圖案花紋、花鳥蟲魚、飛禽走獸而成一件精緻的藝術品，嵌名聯的創作首先必須研究有關名字的形音義、詞類詞性以及構詞形式，從而按立意構思，決定如何鑲嵌。嵌得好，如寶石鑲於首飾，倍添光彩；嵌得不好，則變成爛布補衣。一副嵌名聯，無論境界高低、學問深淺、文詞雅俗、功夫巧拙，首先必須達到合律、自然、切題這三個最起碼的基本要求，否則，就是嵌字不成聯了。

（下）

明清時期的「冰箱」

許　揚

冰箱於今人而言，屬生活必需品之列，現代都市中，冰箱給人們的居住生活帶來了莫大方便，尤其在炎炎夏日更不可缺少。

「冰箱」其實早在明朝就已經成爲一種重要的祛暑器具，被北京城裡的皇公貴族們廣泛使用。當然那並不是電冰箱，而是一種用天然冰塊降溫的箱子，故稱「冰箱」，當時的冰箱亦稱「冰桶」。

過去的「冰箱」比現在的電冰箱簡單得多，無需用電、無需制冷劑，制冷之源是天然冰。

明清時期的冰箱多以黃花梨木或紅木製成。從外觀上看箱身口大底小呈方斗形，腰部上下箍銅箍兩周。箱兩側置銅環便於搬運，四條腿足爲硬木活中的鼓腿膨牙作法。足下安托泥，用以隔濕防潮。箱口覆兩塊對拼硬木蓋板，約一點五厘米厚，板上鏤雕錢形孔。深色的箱體襯着金黃的銅箍銅環，給人以雍容悅目之感。

冰箱不僅外形美觀，而且在功能設計上也十分精巧科學。箱內掛錫裡，箱底有小孔。兩塊蓋板其中一塊固定在箱口上，另一塊是活板。每當暑熱來臨，可將活板取下，箱內放冰塊並將時新瓜果或飲料鎮於冰上，隨時取用，味道乾爽清涼，用後讓人覺得十分愜意暑氣頓消。由於錫裡的保護，冰水不致侵蝕木質的箱體，且能從底部的小孔中滲出。除此之外，冰融化時吸收室內的熱空氣，通過蓋上鏤空的排氣孔調節室溫，還可以起到空調的作用。至今，北京故宮仍保留着皇家所用「冰桶」。

由於對冰的需求，賣冰始終是一項不可或缺的產業。要用冰，就得有冰窖。那時，北京城內歷史最爲悠久的是北海東牆外的皇家用的雪池冰窖。它的冰源來自北海太液池。此外，還有府窖，專供王府用冰。民國以後，北京有了私窖。最有名的是東直門外義和冰窖，它的冰取自安定門橋以東至朝陽門橋以北的護城河，一年居然能儲存三十萬塊冰，每塊冰一百六十斤至二百斤不等，取冰時每塊成本一角錢，賣冰時的售價爲一元至二元。

北京每年冬至起即在筒子河什剎海等處打冰入窖，由工部設專人管理。金寄水、周沙塵著的《王府生活實錄》中有「王府從五月初一起，開始運進天然冰塊，每房都備有硬木製作的冰桶……每天，由太監往各房送冰，以供瓜果等食品保鮮。」可爲當時用冰祛暑的寫照。

目前在所有遺留下來的冰箱實物中，有三件頗值一提。一是晚清內務府大臣紹英家曾有木胎燒琉璃冰箱，極爲罕見。另兩件爲現在僅存的一對，是一九八五年由陸儀捐贈給北京故宮博物院中的珐琅冰箱。本是宮中舊物，清末流出宮外，被陸儀的父親以重金從天津某古玩店購出，歷盡艱難保存了下來。這對木胎珐琅冰箱通體掐絲，每件箱重一百零二公斤；座重二十一公斤；箱高四十五厘米；做工精細色彩華麗。蓋面及箱體外滿飾纏枝花；口沿飾回紋；蓋沿外側有「大清乾隆御製」款識。紅木座老虎爪，嵌珐琅片、包角，是冰箱工藝中的珍品。

冰箱在過去普通百姓是無權使用的，然而他們卻有自己的一套製冷食的方法。老北京普通百姓就是在水井邊用提籃盛上瓜果，然後繫籃於轆轤之上，送下井去，使提籃懸浮於冰涼的冷水中。所謂「浮瓜沉李」，這種方法稱作「拔」。清《人海詩區》「風俗篇」收錄歐陽原功《燕京風俗漁家傲詞》，其中《六月》一首寫舊京夏日民風，有：「六月都城偏晝永，轆轤聲動浮瓜井」之句，妙趣橫生，即言此事也。